



二月河说

卞和玉之断想

年幼时读《史记》，知道了和氏璧的故事。知道那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后来……

虽然有着众多的“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和氏璧最初的苦难故事发生在楚国。献玉的卞和应是楚国平民。

从史书和往文记载中，和氏玉是“荆山之玉”，这说的就是产地了，但荆山在荆山位置或里头有无玉矿，则又将问题引向了“谜”——我们还是不知道。

卞和抱的那块包玉璞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学术界亦无从考证。是新山玉？是和山玉？似乎都有点牵强——那些地方离楚国太远了。

这块玉石从楚国而至赵国，又至秦国，在诸侯国中千里流移，我认为它的块头本是不小的，加上外边的石衣，一个人抱着到处去说服别人，一转再转，周转多国，今天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玉的本体在已经不易考究。我们知道的事是简相如抱着它从邯郸到秦国“完璧归赵”一个来回，最终复落入秦手，可见玉为玉璧后它的体形不会太大。但璧是那么薄薄的一个圆环怎么当玉璧？从璧的哪一端着手开凿？这玉璧应该不小，大小了凿成传国玉璧就显得“不大方”了。

《史记》里头如是说：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坐着的秦王群臣、美人可以传观，相如可以抱着它“却立依柱”，它应该是如我们今天玉茶盘那样玲珑，那么携带方便。它被凿成玉璧该是茶碗大小比较合乎想象。

我们读《史记》，从中能找出这块玉的印象不过尔尔。

从地理上说，独山就在楚国境内。现在的独山就在南阳市郊离着楚长城大约几十公里的样子。今人考证南阳曾为楚国首都。卞和就在这里推销他的美玉是近乎事实的构想。从玉的材质、硬度、色泽和现在独山玉的开采状况判断，春秋时期有这么一块裹着玉的石头从山间滚落人间，被卞和识破、推荐、面世、惊世……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今天独山玉石的开采仍在不停推进。世界上爱玉的人无论从挣钱的角度、收藏的角度，均越来越看重这座方圆不过数里的小山和它所蕴藏的玉宝。我们尽管已无从确认那块卞和玉是否真的就是独山玉，但我们可以确认：独山美玉越来越成为人们精神美学追求的向往。⑤2



心灵感悟

笑坐九子

擦桌子小悟

经常见一些不大不小的老板，专门雇一个小姑娘给自己擦桌子，再雇一个半熟不熟的茶道美女给自己沏茶。

后来这些老板大多都倒下了。想起我认识的西峡一个做房地产的老板，有阵子生意火得不得了。我们曾经是邻居，我去办公室看他，我的天，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个侍茶的美女，一个沏红茶，一个泡绿茶。门口还有一个专门打扫客人走后落下的烟蒂纸屑等卫生的中年妇女。我惊问：老总兄，光您办公室这三个服务专员，一年得开销多少钱啊？他淡淡地说，别管那，喝茶吧。

而如今，这位仁兄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三年光光——进去了。60多岁的人了，听说骗了好几个亿，恐怕这汤要喝到永生去了，冷清清号子里，尚谈红茶绿茶之色香味乎？

我所敬慕的诗人兼小官吏李商隐，就是专门写《无题》情诗的那位，也写有一句哲理诗：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破由奢。奢靡、奢侈与奢望，自古以来都是取败的根本，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

我也是曾经雇过小姑娘专门擦桌子的，也是雇过美女专门沏茶的。如今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我第一件事就是擦桌子烧茶。县长市长省长都身体力行，亲自泡茶擦桌子，咱一个种树的，不这样做不是找死吗？⑤2

国歌的力量

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新疆读书。2007年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新疆人民剧场举办新疆各民族传统艺术专场演出。当时我在新疆大学读书，对于从内地来疆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欣赏机会，所以我早早来到演出地点。

舞台前后，演职人员在进行紧张的准备：各民族演员化妆、走场；剧务人员在布景、试音、摆放椅子；哈密市五堡乡拉甫确克村的民间艺人，83岁的胡加木尼牙孜·克雅尔在幕布后走着“依拔塔塔”舞步；来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民间艺人在往脸上涂着油彩；准备表演阿肯弹唱的哈萨克自治州歌舞团的演员在梳理着小马鞭；新疆花儿王”韩生元先生85岁了，由弟子搀扶着坐在一边休息——他不顾年近多病，特地从米泉赶来，要为第一个文化遗产日表演花儿和回族小调；还有的演员蹲在地上喝水，有的靠着梁柱抽烟……由于演员们从全疆各地抽调而来，旅途疲劳，现场显得很忙碌，虽然演出马上就要开始。

突然，激越的《国歌》奏起，主持人没有要求什么，可是，各族群众都自觉地肃立了。韩生元先生站起来了，颤巍巍的；高大的胡加木尼牙孜·克雅尔白袍，白须，满脸庄重；喝水的演员忙将水瓶往脚边一放，吸烟的演员将烟蒂踩在了脚下，涂油彩的演员停下了笔，调音师取下了“耳麦”，舞台下原本用报纸、折扇遮挡阳光的观众也自觉肃立！伴随着《国歌》曲调，他们口中喃喃有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细节！各民族人民表达得自然、纯朴，有的还手抚胸前，满脸庄重，目光流露出自信和坦然。这个细节让我感到了一种力量，就要大声唱出我们的国歌，唱出我们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共升一面国旗，共唱一首歌，共爱一个美丽的家：中国！——所谓国家，就是一片山河的凝聚，所谓民族，就是一个个体人物的总和。在新疆的日子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更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骄傲！⑤2

作家走笔

赵长春

青山绿水

陈学现

秋醉古路河

如果你无暇去远方欣赏大自然的美妙与奇幻，无暇让远山圣水去洗涤疲惫的心灵，那么，趁秋光正好，你不妨到南召召庄乡古路河看看，看古路河的满山红叶，看那让人沉醉的一树金黄，看那深深浅浅的远山剪影，看那喷珠吐玉的山间清流，那也是一种别样的情怀和韵味。

出南召县城，沿黄鸭河一路向北五公里至崔庄乡，在进入崔庄乡的当儿，忽见一条河流，河水汤汤向西南流去，两岸杨柳依依，水清沙白，满眼宜人景色。此河，乃古路河是也。

仿佛已经亲近，其实尚在化外。沿河东北行，山势渐高，河流渐窄，过程家庄后，河流一下子钻进了大山深处，可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为寻其踪，你不得不随之进入迷宫一样的大山深处。

古路河发源于崔庄乡境内的圣人梁，圣人梁传说是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修行的地方，后来两兄弟幻化成了大圣人梁和小圣人梁，大圣人梁海拔1558米，小圣人梁与大圣人梁仅差几米，两兄弟比肩而立，雄姿伟岸，直插云霄。在圣人梁的原始森林中，浅浅溪流汇成山泉，然后，在山间跳荡盘旋，左右腾挪，绵延25公里后，流出大山，注入黄鸭河，成为南召县城的母亲河。

秋天是古路河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放眼望去，天色澄碧，远山靛蓝，流云洁白，让人心中不染尘念。两岸枫红栎

黄松绿，满目姹紫嫣红。山涧溪畔，农家屋前，一树树熟透了的柿子灯笼般挂在枝头，与农家的笑脸相映成趣，一棵棵山茱萸树结满果实，挂着清露，鲜艳欲滴，招摇着秋天的成熟、甘甜与美好。

越往山里走，秋色越浓重，山势也越陡峭。河水从乱石中穿越而出，颇有气势。古路河里的石头也极有看头，或兀立岸边，或中流砥柱，大的如船、如牛、如房屋，小的如凳、如椅、如鹅卵石，若有兴趣，你可以到河谷里寻觅，或许能收获到一块奇石带来的惊喜。秀龙潭下有一堵巨石，体大如塔，置于潭泉之上，摇摇欲坠，但仍矗立不倒，细察，下方有一斗大小石，在默默支撑，小石与巨石接触的地方，已经碎裂，且有殷红的血迹渗出，看后让人唏嘘——这方小石，当属古路河中最奇最美的风景。

古路河两岸泉瀑众多，潭潭相连。秀龙潭、天坑潭、黑龙潭……几乎每座山下、每道沟里都有，只是有大有小，或飞流直下，响声如雷；或飞珠溅玉，若琴若鼓，身临其境，让你流连忘返，心旷神怡。不身临其境，你是难以想象它的绝美和恢宏的。

古路河美丽的景色里，文化底蕴、人文景观俯拾皆是。不仅有“二程”修行的圣人梁，在程家庄的白草岭、鱼池村的观岭，有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里出土了许多打制精细的石铲、石斧、石箭镞和古人类的生活用品，还有仰韶时期的彩绘陶片等等。回望历史深处，仿佛



还能望见在古路河的山林中、河道旁，奔跑跳跃的南召古人类的身影……

若是有些疲惫，你就走进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里暂作歇息，映入眼帘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

淳朴的乡亲们，在古路河两岸的农家乐里忙碌着他们的身影，秀美的山水和绿色生态食品，为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乡亲们带来了财源和希望，也为人和自然的融合提供了心灵的栖居。

山为骨，水为魂，古路河奔流而下，它的魂魄不仅妩媚，还多了些山的傲然。走近它，就走进一首迷人的画卷里，就走进一首优美的诗歌中，不知不觉间，心就醉了。⑤2

往事如烟

武春华

父亲的扁担

父亲生于20世纪40年代，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自我记事起，晚年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苦，父母亲早出晚归到生产队里干活，到头来，还是因为人口多，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们姊妹6人，还有一个哑巴叔需要父亲养活。父亲教过几年书，由于维持不了生活，无奈向公社辞去了教学的工作。父母总是一大早到生产队干活，披星戴月也难免全家人食不果腹的尴尬。只记得父亲每天天不亮一出门，就拎起

那条油光发亮的桑木扁担，到夜幕低垂时才脚步沉重地拖着那根扁担回到家中……此时，扁担的重量对他来说，像万吨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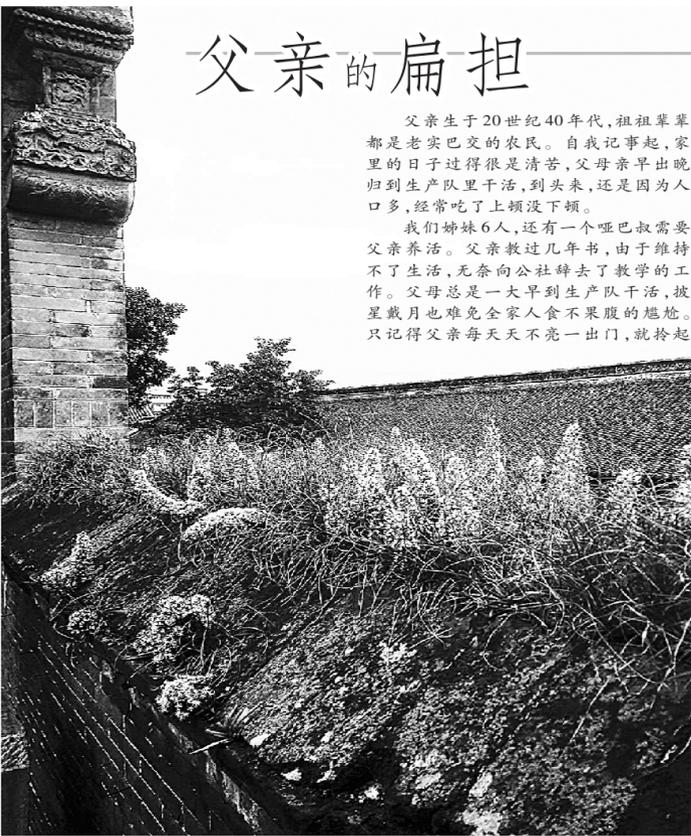
不懂事的我，那时不止一次地问父亲：爹，你这么大人，连根扁担都拿不动，扁担究竟有多重啊？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苦笑着说：是啊，就是不轻，它担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父亲的话，我不懂。我好奇地打量着这根早已被父亲磨得平光的扁担，仿佛木头纹理里浸透着父亲的血汗。我拿在手里掂量着，也能不吃力地拎起它。我也曾多次调皮地坐到父亲挑起的箩筐里，让他挑着我回家。等到长大后，我才体会到父亲的劳累和艰辛。

从大集体到包产到户，风风雨雨，这根扁担伴随父亲一路走来，担石担土，担柴担肥……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家茅屋变成了瓦房，又盖起了三间砖房，有白面馒头吃了，父亲很满足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自食其力，不用担心再忍饥挨饿了！”

如今的我已进不惑之年，父亲已年逾古稀。直到现在，我家还保留着这根扁担。它经历了一个时代，挑起了一个家庭。父亲长年累月劳作不辍，从青年到几近耄耋，这根扁担压弯了父亲原本结实的身躯，辛勤的耕作使父亲落下病根，饱受坐骨神经痛的折磨。

现在，每当我百无聊赖、心灰意懒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浮现出父亲的扁担。它令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⑤2



狼声久远 乡愁难消

有时候乡愁是一声鸟叫，有时候乡愁是一滴雨声，有时候乡愁是聒噪的蝉鸣。但于我而言，乡愁就像久远的狼声，呜咽至今。

很多时候，我猛然感到有无数的愧对之情。或者愧对初恋的诺言，或者愧对父亲积蓄一生力气盖成的即将坍塌的房屋，或者愧对被掩埋掉的一块一块石头垒砌成的水渠，或者愧对毁于一旦的橡树林。而更加愧对的是永远消失了的狼嚎，不仅仅是一个村子，而是方圆百里再没有听说过狼的音信。也许有一天，我们要到非洲大草原，去寻觅乡愁了。

房屋对面的一片桃树林，一年四季充满了阴森可怕。尤其桃花盛开时节，那些桃花，似乎有一种被狼统治下的凄美。童年的我总对那一片桃树林充满敬畏，只有在五月桃子熟了的时候，人们才会走进去。那一片桃树结出的桃子特别甜，由于成熟期的差异，桃子能从五月吃到接近七月，慢慢的人们对狼也有奇妙的变化。大概因为狼守护过桃树，爱屋及乌，村人对狼若即若离，敬而远之。

半夜里，狼的叫声不断从那片桃林穿越成熟的麦田，再穿越一片桃树林，飘过一片麦田，到达院落，声音从窗外刺破甜甜的新声，抵达我的内心。有一些战栗，紧紧地抱住熟睡的父亲，吓出一

身冷汗。狼声与狗吠相交织，是彼此共鸣，还是彼此敌视，相互对抗示威？如今这狼声已成挥之不去的乡愁，夜夜咆哮激荡心灵。

不知何时，河水慢慢长高，再也落不回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狼群聚集在河畔盘踞。那些狼总会成双游到对岸，也会成对从对岸游回来。狼很狡猾，有一次混到羊群里。二舅一向心细，及时发现，喝退了那只狼。狼有很多绝技，不像豹子用蛮力。遇到大的牲畜，它们常常是赶着牲畜走，走到僻静地方，然后下手，狼群分而食之。

狼无数次向人类进攻，其实是为了求得它们生存的权利。人类夺取了狼的食物：野兔、野羊、野豹。狼不得不冒险与聪明的人类过招，其实已经陷入绝境。天池冷是狼唯一的领地了。领地是一个任何族类的天堂，地球赋予不同族类不同的智慧和生存能力，彼此竞争，彼此相爱。它们数百年来拓展开荒，破坏植被，猎杀兽类。桀骜不驯的狼，家族越来越小，仅剩十几只狼在那里嚎叫，若有人惊吓，领头的狼带着它们一溜烟消失了。

我们在一步步排挤这些具备血性和战斗意识极强的生命体——可惜它们没有翅膀，否则它们会飞翔蓝天。其实它

们有时真的长翅膀，能翻越人们构筑的围墙，躲避猎枪和狼烟的驱赶。

我们很多时候对狼充满敌意，恨不得赶尽杀绝。其实狼也是有感情的动物，一件事，竟让村里人减少了对狼的一丝隔膜。村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把狼崽逮住带回家。接连几天，母狼面对小狼不停悲鸣，声音低沉。尽管每天美食相待，用鸡肉喂食，但小狼崽听到妈妈的呼唤，依然悲鸣不已。最后少年不得不把小狼崽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母狼接走了。白居易有诗云：“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回望人性的丑与善，自私与温暖，我们人类其实犯下更多的错误，不仅掠夺万物共同的资源，更无情夺去了同类的领地。

雪洼儿是我们村这一带最神秘的地方，树多沟深，人迹罕至，是很容易隐身的地方。当狼不再出没时，我们穿越藤蔓，小心翼翼钻进狼生活过的洞穴，寻找狼生活的痕迹，寻找丢失过的羊的皮毛，寻找丢失过的猪的皮毛。

可是我们一无所获，有些怅然。再后来，我们把狼崽得一千二净。倒是草食动物，黄羊、獾子、野猪，历经人间的苦难，今朝重新多了起来，活跃在田间地头，穿梭在山野峡谷。它们昔日的

诗歌

永恒的航线

刘春龙

中国是一条河
您是一条船
这条船启航于一九二一年
近百年的航程该有多么远
越过多少激流多少险滩

世界是浩瀚的海
您是一条船
再过五六年
就航行够一百年
今天的排水量您想翻多少番
红色巨轮要航行在天地间

啊，这条船一直叫中国共产党党旗上一面飘扬着坚定的信念
启航时您开天辟地敢为天下先
而今您信心十足 行稳致远
乘风破浪浪浪您奋勇向前
百折不挠地驶向理想的彼岸

彼岸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您
航行不止
永恒的航线

谁在唤我的乳名

武建华

我已被人闻得充耳不闻了
我已被人骂得视而不见
我似乎成了聋人和盲人

反而这时我更能看到一种光
照亮了我的来路
我更能听到一种声音
改变着我的行程

这时，我径直往回走
越走越接近
来路的方向——

我更听清了
前夜的歌声，以及
谁在唤我的乳名—— ⑤2

乡土情结

吴浩雨

故人不见了，对于它们，对于人类，不知是悲哀还是幸运。

那再也听不到的狼嚎，慢慢成了萦绕在心的一抹乡愁。⑤2



本版图片 曾碧娟 摄